



# 如果下辈子 我还认得你

If

you still live in  
my heart upon next life



子夜初  
◎著

这辈子，

她用生命来爱他，  
而爱若有来生，

请让我来守护你。

IF I never meet you.

then I never have to lose you!



# 如果下辈子 If 我还记得你

you still live in  
my heart upon next life

子夜初  
◎著

这辈子，  
她用生命来爱他。  
而爱若有来生，  
她就来守着他。

If I never meet you,

that I never have to lose you!

© 子夜初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 子夜初著 .—沈阳 :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313-3638-9

I . 如… II . 子…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620 号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

**责任编辑** 王晓娣 尹明明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特约编辑** 胡晨艳 夏玉琼

**装帧设计** 虫子

**封面绘制** 星泽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32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

**ISBN** 978-7-5313-3638-9

**定价 :**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 0731-88282222

If you only live in  
our hearts, open your life!



## 亲爱的，我们都要幸福

我开始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想要给自己以及朋友们一个鼓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心动越来越难，爱情渐渐变成一种传说，幸福更是遥遥无期。

这个故事里面所有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幸福，可是命运最终把他们拽向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结局，一切终究有个终点。而那已经不是我可以左右或者改变的，我只能默默地看着。无能为力的感觉真的很不好。

写到尾声的时候，只觉得身体里面所有的希望都要消失殆尽，我没有办法不难过。用编辑的话说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江洋他只能说恨，却不能为洛心讨回一丝一毫的公道，这是多么无望的挣扎。一个是他的至亲，一个是他的至爱，他夹在中间，只能让痛苦一点点将自己凌迟致死。原来有时候的错过就是如此，才一个转身，她已经活在他隔世的记忆里，温暖已经退去，独留满心的伤痛。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因为今生后会无期，只好等在来生里，再次踏上彼此生命的开始。春上村

树说：下辈子你不要改名字，让我更容易找到你。可惜在洛心命悬一线的时候，江洋才开始了他的新生，他不记得她了，他也不会知道，有一个女子为了他提早进入了轮回。

而论坛里边这个话题的回复中，大家很坚定地选定了今生，不求来世，只求今生能够陪自己爱的人一起到岁月的尽头，能够活在当下的人，一直都让人钦佩，看得我觉得欣慰不已，又再次狠狠地鄙视了一把自己。为什么我当初写书的时候，会那么悲观和绝望呢，哪怕我稍微梦幻一点，对自己，对读者，都是一个水晶童话的圆满结束。可是却像是冥冥中有一双眼睛在冷冷地看着我，让我一字一句写下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本书在中途易名，也是因为写作的初衷与现实的残酷背离的结果。编辑声讨我说：“你到底哪只眼睛看见他们幸福了？”的确，这个故事任谁看了都会悲从中来，到最后也没有将一切反转。但是下一个故事，或者下下个故事，我给大家承诺，我一定要让他们幸福。

子夜初  
2009年10月写于上海



If

you still live in  
my heart upon next life



001/亲爱的，我们都要幸福

Chapter 01	001/这个王子一点都不怜香惜玉
Chapter 02	031/如果豌豆公主主要分辨的是真心
Chapter 03	049/蔷薇泡沫or商战炮灰
Chapter 04	069/一万颗钻石比不上一颗真心
Chapter 05	091/豁出去了，我们私奔吧
Chapter 06	109/山雨欲来风满楼
Chapter 07	125/原来天长地久不过是谎言一场
Chapter 08	155/繁华一梦三生过
Chapter 09	169/Are You The One
Chapter 10	191/我欠你幸福我来还
Chapter 11	221/有生之年，与子偕老
Chapter 12	239/春风不度玉门关
Chapter 13	259/烟花不堪剪
尾 声	277/隔世阑珊
	289/庆幸有你爱我

If you still love me  
my heart won't beat like this



## Chapter 01

### 这个王子一点都不怜香惜玉

VOL.1

“在这个世界上，平均每两万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适合你的人。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会遇到他，并且在亿万人中认出他。

“这也就是说——

“亲爱的，你一定会幸福的。”

这是我和江洋分手那天，言晓楠安慰我的话。

也就是那天她几百句废话里面唯一一句被我记住的、有价值的话。

如果  
我下辈子  
还记得你

001

我叫梁洛心，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市场部任职。

工作以后我才知道，升职的道路是曲折的，加薪的愿望是美好的。我在这家广告公司苦苦挣扎了三年多，也不过就混了个市场部经理助理的位置。头衔虽然响亮，实质跟打杂的却没什么两样，甚至还得兼做清洁大婶的工作。

我的顶头女上司刚生完孩子就迫不及待地回来上班，虽然她的职位是保住了，但我们的苦日子也就来了。她基本上每天仍在享受坐月子的待遇，上班时间也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看

看电脑，打打电话。端茶递水的是我，擦桌子洗杯子的还是我。

不过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怨气。

没有了男人，我更加需要工作，需要钱。

“这么高的气温，出去走一圈回来，什么香水都蒸发了。”汤敏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总是要发一通牢骚。

她坐在我的对面，每天煲电话粥不低于三个小时，我的忍耐度和承受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大话西游里孙悟空的境界。

“做什么呢？”汤敏打电话没有找到人，看到我在键盘上敲字，就凑过来说，“环宇的计划书？”

“嗯。”我头也不抬地说。

“你还改什么呀！”汤敏推推我，弄得我的椅子晃来晃去。

“什么意思？”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

汤敏向经理办公室努努嘴，低声说：“你不知道吗？昨天马经理吃了闭门羹，被那个鲨鱼郑——咔嚓，”她用手伸向脖子横着一切，然后摊了摊手说，“看起来这笔生意肯定泡汤了。”

“鲨鱼郑？”

“就是环宇的老板郑凯文。”汤敏忽然来了兴致，眉飞色舞道，“那可是极品的钻石王老五。三十出头的年纪，一表人才，家世显赫，腰缠万贯，可是做起事来心狠手辣，从来不给人留余地。所以人称‘鲨鱼郑’。”

我不知道郑凯文到底是不是极品钻石王老五，但是听汤敏这样说，我相信他是我们公司的财神爷。因为我不想失业，所以间接地不想失去郑凯文这个客户。

汤敏肯定没有我这样的紧迫感，因为她老公是某企业的一



把手，出门开的是奔驰跑车，度假去的是千岛湖别墅（是他的私人财产）。而我，不过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单身女青年，上个礼拜唯一的私人财产——自行车也被盗了，现在住的房子是跟言晓楠合租的。

“梁洛心。”

“是。”我倏地抬起头来，看到老板在经理室门口向我招手，我便急匆匆地推开椅子走进去。老板连开场白都没有就单刀直人地说道：“下午你去一趟环宇吧，跟郑凯文谈一谈。这笔单子三千多万，多少广告公司挤破头在抢，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抢回来。”

“我……”

老板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一个结论来：作为一个市场部的小主管，我要是拿不回这笔三千多万的单，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扫地出门。

所以，这不是命令，这是生死状。

我狠狠地在额头上刻下一个“拼”字，生死关头来临了。

坐在出租车上，我一直在研究那本汤敏给我的八卦杂志。这种八卦杂志的偷拍技术通常是把人拍得要多丑有多丑，而且只是模糊地拍了一个侧面而已，根本看不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模样。我只认得他身上那套灰色阿玛尼是今夏的新款，价钱是我半年的房租。

出租车停在环宇大厦门口，一下车，我立刻被那种人山人海的场面震慑了，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排场也不过如此。我奋力挤进人群，找了个人问道：“请问，这里是环宇大厦吗？”

结果那个人只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扭过头

去了。

天啊，我的魅力值竟然如此一文不值！但这种热死人的天气我真是连吵架的心情也没有，我得想办法找到郑凯文，并且说服他把明年的广告交给我们做。我的饭碗在他手里，找不到他我就得喝西北风了。

忽然背后一阵骚乱，有人喊“郑先生来了”，跟着我就被混乱的人流狠狠推挤出去，膝盖撞在花坛边上，疼得我全身发麻。

“郑先生，请等一等。”

“郑先生，我是《Fashion》杂志的记者，听说您赞助了一场赛车……”

“郑先生，我是奎星广告公司的……”

“郑先生，我们有一个计划，想请您听一下……”

“郑先生，郑先生，请你给我几分钟……”

“郑先生，我是晨光日报的记者……”

几百个“郑先生”在我的耳边此起彼伏，所有人都统一了方向从我面前走过，而我却只能坐在花坛上用喝剩的矿泉水冲洗膝盖上的伤口。突然，我意识到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我跳起来，一蹦一跳地挤进人群，大喊“郑先生……”然而我的声音最终被无数个“郑先生”给淹没了。

这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身为女人，面对这种残酷的竞争，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在这时候，一声洪亮的“郑凯文”从人群中爆发了出来。刹那间，人群安静了下来，这洪亮的女声就像是夜空中的滚滚惊雷，碾平了所有的嘈杂。

人们纷纷向两边后退，中间让出一条道来。一个红衣短裙的明艳女子大步走向黑色奔驰，挥起巴掌，“啪”的一声，

打在那个刚刚走下车的男人的脸上。

我的心倏地提了起来，就像电影看到惊险处，心也跟着被揪着。我忍不住想着这一巴掌的前因后果，然后顺理成章地思考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可是没想到……被打的男人慢慢地转过头来，用他那苍白纤长的手指轻轻擦了一下嘴角，在无数闪光灯的聚焦下，稳若泰山地说了一句：“我可以走了吗？”

“郑凯文，你浑蛋！”那女子一把揪住男人的衣裳，却被后面冲上来的两个保镖拉住了。

我不能不说，这时候的他，虽然表现得很浑蛋，但仍有一刹那让我怦然心动。

“南南，南南……”

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我转过头去，看到言晓楠抱着一堆衣服一路小跑过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大家好像要齐心协力把这个南南拯救出来一样，一股脑儿地冲上去，引起一片混战。

我想喊言晓楠，可是她没有看见我，反而是那个喊南南的女子看见了我。

很快我明白过来，她看见的并不是我，而是我手里的矿泉水。她快速地夺过我手里的水瓶，泼向郑凯文，嘴里喊道：

“郑凯文，你好样的，你给我记住！”然后把水瓶丢在地上，掉头就走了。

人群一片哗然。

我并没有来得及看清楚郑凯文到底长什么样，只是记得这种狼狈的场景并没有将他的光芒削弱半点。鉴于地理位置便利，我抽出纸巾递过去，他顺手接住擦了一下脸，接着他身旁的保镖飞快地护着他向大厦走去。

走出不远，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虽然隔着重重人群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我却仍然莫名其妙地感觉他在看我。

这是不是自我感觉太过良好的表现——传说中的臭美。

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他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

我再次看见那个矿泉水瓶子，是在杂志封面上。

我不仅看到了那个瓶子，还看到了我自己。狗仔队把我拍得巨傻无比，身边还有天生丽质的言晓楠和南南，她们简直把我衬托得像个捡垃圾的老太太。

老板估计也看见那张照片了，第二天一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臭骂了一顿。

省略前面无以数计的暴跳如雷的话，老板最后的一句话让我受到了强大的打击。

“不管你有多无奈，也不管你到底干了些什么，总之没有结果就是做无用功。”老板咄咄逼人地指着我，一字一顿地强调，“我告诉你梁洛心，这笔生意要是谈不下来，一切损失由你负责。”

“一切损失？”三千多万啊！

我做一辈子苦力也还不起，神啊，快让我认识李嘉诚。

“对，一切损失。”

老板把那本杂志往桌子上狠狠一甩，正好翻到郑凯文的八卦新闻。我就像是三流剧本里面倒霉的女主角，无缘无故地惹祸上身。

我第一个想要声讨的人，就是言晓楠。

“是那个姓郑的贱人该打。”

言晓楠坐在床上，四个脚指头缝里塞着棉花，她正专心致志地涂着指甲油。



“他现在害你丢了工作，就更该打。”

“呸，童言无忌。”我坐在书桌前敲着键盘，脑子里都是计划书、郑凯文以及老板暴怒时猪肝色的脸，“我还没有丢掉工作呢，你别咒我。”

“我是说如果嘛。”言晓楠停下来说，“姓郑的这种贱人就是欠打欠骂，完全把女性的尊严当成人行道来践踏。李南南那个笨蛋，人家陪她吃吃饭，逛逛街，就以为有机会嫁入豪门，做标准少奶奶，做她的春秋大梦。我言晓楠脸蛋、身材这么完美的人都没有机会，她想沾边，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我讥笑道：“我怎么听着你也想嫁给他？”

“想想又不犯法。”言晓楠一脸坦然地说道。

“这个郑凯文到底是什么人，怎么那么多人都想嫁给他？”

言晓楠不禁兴致勃勃地娓娓道来：“郑家在香港是富豪之家，郑凯文在家排行老二，不到二十岁就接管家族产业了。他长得一表人才，而且还年轻有为，极品钻石王老五的条件他样样都符合。留过洋的港产货，怎么都比本地货强那么一点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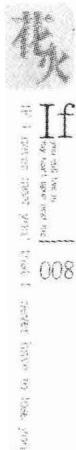
没想到言晓楠居然有郑凯文如此详尽的个人档案，我忽然想到了一条出路，不等言晓楠说完，就迫不及待地问：“那你刚才说，那个南南跟他吃过两次饭？是在哪里吃的？你知道郑凯文这么多事情，你怎么早不告诉我？”

“你又没问……你想干吗？”

我想我的眼神一定显得非常贪婪，以至于言晓楠都警觉了起来。

我用力摇了她一下：“快告诉我，事关我的生死存亡。”

“在他的私人会所。”



“私人会所？！”

“那种阔少爷别说私人会所，连私人飞机都有。不过他很少带女人去他的私人会所，更别说他家里了……李南南去过一次，就以为她真的走狗屎运会嫁入豪门。”

“言晓楠！”

“好，好，我不说粗话。”言晓楠抬起涂得鲜红的十个脚指头自我欣赏着，却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忽然瞪着我说，

“梁洛心，你可别打他的主意。虽然江洋走了，可你也不能这么饥不择食，那种人不适合你，小心他把你给卖了。”

我笑笑：“刚才有人说过，想想又不犯法。”

女人啊……

我昂起头说：“而且如果把我卖了能赔得起三千万，我愿意卖身还债。”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为了环宇的案子继续焦头烂额。

在连续吃了郑凯文秘书的几次闭门羹之后，我决定不再走“正道”找他了，我要制造一次出其不意的相见，所以，我去了言晓楠说的那家私人会所。郑凯文不是本地人，虽然他在这座城市也有房产，但我想那等同于一间不定期居住的旅馆，还是私人会所比较有可能遇见他。

说实话，我这种穷人第一次来会所这种地方，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尤其是那些个个都比电影明星还明艳动人的服务小姐，令我相当自惭形秽。要不是一切都能够报销，我付钱的时候是绝对不会那么爽快的。

经过若干天的潜伏，我终于看到了郑凯文。

他穿着黑色阿玛尼西装，领带打得非常端正，看来是刚刚从公司过来的。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下属，上前去汇报工



作、等候指示的是保镖。

他们大步流星地从玻璃门外走来，径直走到电梯口，甚至都没有朝我这边看一眼。

我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东西，冲过去试图拦住他的去路。

“对不起，郑先生，我是SK广告公司市场部的梁洛心，我想跟您谈谈我们的广告计划……”

可是还没等我说完，一只手伸过来，将我推出了电梯。

那么蛮横，那么没礼貌，那么粗鲁……跟港剧里演的完全不一样嘛。我被硬生生推开好几步，还听见那个大个子用广东话粗鲁地骂了一句。

郑凯文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电梯门在我的面前闭合，眼睁睁地看着郑凯文那张俊美无比的脸孔，就这样消失在我的面前。

我盯着电梯指示牌，看到它停靠在三楼。

三楼，那里是桌球室。不能放弃，绝对不能放弃！

等我来到桌球室，郑凯文已经在那儿推杆进球了。

“郑先生……”我一进门，众人都看向我。

我尽量无视众人眼里玩味的目光，朝郑凯文走过去：“郑先生，对不起……”

可是，我没办法说下去，因为一双粗鲁的大手将我拦在距离球桌三米之外的地方。

郑凯文依然低头瞄准他的目标，将球杆轻轻一推，白球撞击红球，红球撞了蓝球，然后滚入了球袋。

他直起腰来，比我高出一个头。他现在穿着白衬衫，肌肉的线条在单薄的棉织布料下若隐若现。我相信他要是想亲自把我撵走那也绝对不是问题，但我是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来的，于是硬着头皮，端起笑脸说：“郑先生，请你给我三分

钟时间，我只要三分钟。我相信你听完我的计划，一定会很有兴趣。”

“这位小姐，对不起。”那个讨厌的大个子，固执地挡在我面前，双手背在身后说，“郑先生打球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扰。请您出去。”

虽然他把大门的方向指给我，但我只装作没看到。

我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为什么要出去，我付了钱的，我也是这里的会员。”

大个子回头征求雇主的意见，可是他的雇主压根儿就没理他，他一边用滑石粉轻轻地擦着球杆，一边盯住球桌上一个红色的球。

“小姐，我可以送您到别的娱乐室。”

“你有什么理由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理更直气更壮。

“那你就留下吧。”郑凯文忽然说话了。

我因为惊讶于他的声音如此动听，普通话这般标准，所以一时间没能立刻反唇相讥。郑凯文还是那样傲视一切，看也不看我一眼，很自然地把手里的球杆丢给身旁的服务生，另一只手抓起随从奉上的外套，大步流星地走向大门口。

于是那个大个子也就不再阻拦我。

其实，他阻不阻拦我，已经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只有桌球室的弹簧门还在轻轻摇晃着。

“郑凯文！”

我咬牙、跺脚、发誓——绝对要搞定你！



## VOL.2

我这个月的社交费用是肯定超标了。

为了能够报销这些钱，我将我从小学到大学所学到的所有能用上的词语都用在了报销报告上。可是部门经理对我的长篇大论置若罔闻，只丢给我一句话：“梁洛心，如果公司的这些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你就得自己承担所有的支出。”

我明白，我是怎么都逃不掉被追债的命运。

我豁出去了，也就是言晓楠说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想我这小半辈子，还没有哪一次脸皮像这回这么厚过，竟然主动找上一个还算是陌生的男人的家门。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都已经是“死猪”了，谁还管它皮厚皮薄。

高级公寓层层戒备，但门卫似乎对我的警戒性不是很高。

我说，我是来找二十三楼的郑先生的。那位年轻的大厦管理员打电话上楼核实，可是电话没有人接。他要再拨第二通，我迫切地说：“我已经迟到了，可不可以让我先上去？”

他似乎对我没什么疑心，走过去为我按了电梯。

事后我想，这也许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言晓楠常说的，再英勇的男人也会栽倒在美女手里。当然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发生在我身上的几率不太大；那么就是第二种，也就是说，来找郑凯文的女人太多了，所以连门卫都懒得一一盘问。

当然，那时候我太紧张，脑子里根本没有多余的内存来考虑这个。

我按响门铃，来开门的不是郑凯文，但我却认得这个家